

斯文

半月刊

第三卷第二期目錄

民國三十年來之總賬

周蔭棠

文翁石室考略

林思進

釋吳

劉念和

需有夾音辨

郭誠永

書陸善經事

向宗魯先生遺著

雅確宦丁辛文鈔

徐震

菴堂曲錄

陳志憲

金陵大學文學院主編



民國三十年來之總帳

周蔭棠漢南

在未談到本題之先，我得首先聲明一點：近三十年的歷史，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一大變局，內政外漢，複雜錯綜，千變萬化，頭緒紛繁，從這方面說來，我們的材料嫌太多。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中國有兩句老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本時代的人，爲着環境所困，對於當時事件，總難得客觀的認識。同時許多富有重要性的秘密文件，尚未發表，因此可信的史料，也就嫌太少了。現在要在這短短的篇幅內，想將一方面嫌太多，一方面嫌太少的史料，折中至當，扼要的敘述，這也不過算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一種說法而已。如有遺漏和錯誤之處，還要請讀者諸君原諒。

這三十年的總帳，爲便利起見，用分期結算法，把他分爲五筆零帳。現在讓我逐期清算一下。

第一期 雙十到五四

在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晚上，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不到三個月的工夫，南京臨時共和政府就成立，孫中山先生回國，臨時大總統，這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的事。表面看來，中華民國的產生，好像非常迅速和順利，其實這是未滿十月，襁出胎的嬰孩，革命的基礎，並未建築起來。一般的知識份子，還傳染着幾千年來的專制遺毒，以爲這是歷史上的所謂「換朝」。甚至手比較急進的開明的同盟會，還有少數會員，也不過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興漢滅滿」爲目標；他們只知道所謂「光復」，而不明瞭所謂「革命」的意義；他們只知推翻滿人政府，建立漢人政府，就心滿意足了。恰恰又有一個老奸巨滑的袁世凱，他的軍隊南下後，一而再，再戰而下漢陽，當時北洋軍實力頗爲雄厚，武昌軍政府固然危險，就是南京臨時政府，也不免動搖；而且當時還有在上海租界上軍政府，想藉外人的勢力來保護。而袁世凱在這個時候，忽然按兵不動，一面逼清室退位，一面逼民國總統位，中山先生爲着想用和平手段，創造一個中華民國，慨然允許他，只要他遵守臨時約法，並到南京來就職。袁世凱好容易得中華民國的繼娘，入門之後，毫無慈愛保育的心腸，他不到南京來就職，又取消臨時約法；不經國會通過，向外大借款；解散國會；末了乘著歐戰的發生，各國無暇干涉之際，存心稱帝，改變國體。同時日本更趁火打劫，進佔膠州灣，侵奪膠濟鐵路，並向我國提出五項二十一條件。袁世凱心懷鬼胎，不敢得罪強鄰，情勢禁，除第五項外，其餘的條件，皆完全接受。這是嚴重的國恥，而當時的知識份子，確有許多爲他效忠，鼓吹帝制，益爲具體化，說中國人民程度，萬萬萬不上共和。洪憲帝國，雖然終於推翻，而張勳又入京，擁護溥儀復辟，段祺瑞馬廠督帥，收復北京；復辟雖也失敗，而中國却成了分崩離析的局勢，軍閥們各據一方，個個都想在他的地盤內稱孤道寡，自帝其國；思想階級，也有爲虎作倀，替他們幫忙。中山先生看到這點，非常的痛心，他於民國八年九月間辭職到上海，著成孫文學說一書，就是現在的建國方略第一步，所謂心理的

建設。在這書裏面，中山先生反復的說明，國事弄不好，是由於國民思想的錯誤，不是不行，不是不能，乃是「不知」。孫文學說是要破除心理的錯誤，指點思想的迷津。可是這時候，正是五四運動最高潮，全國思想界正興奮到極點，注意外界而忽略內心，那裏肯服這付清涼劑，平心靜氣，體會中山先生的思想系統。

第二期 五四到五卅

因歐戰結束而舉行巴黎和會，因巴黎和會而引起了中國著名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內能罷免當時所認為賣國賊的官吏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對外拒絕簽字，將巴黎和會所議決的山東問題，變成「決而不行，行而不通」的案子，而在華盛頓會議，由英美監視之下，將山東全部如期收回，對內對外，都可以說得了相當勝利。也就因為這種勝利，影響所及，使全國國民形成一種變態的心理，陷入普遍的浮動狀況。原來中國國民，被幾千年專制的壓制，活潑潑的固有思想，已變成硬性的，像石似的教條，人們腦海，有如古井之水，微波不興了！經過巴黎和會一種刺激，才有五四運動一種反應，相激相盪，愈演愈烈。從前是極端的麻木，至此是極端的興奮；從前是極端的固守禮教，至此是極端的發展個性；正如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偶爾飲酒過度，反而滔滔不絕，說個不休，五四運動由學界發起，在教育上影響最大，所謂新文化運動，至此才達到高度，其改革艱難的文體，攻其硬性的禮教，排山倒海的巨潮，滌除了舊時代的渣滓，摧枯拉朽之功，自不可沒。但其流弊所及，並吾民族之優良文化的種子，也一概抹殺，付諸東流，而對於西方的學說，則餽不擇食，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如同混合物的雜糅于一爐，並未能因土壤而選擇種子，或改良種子，截長，補短，融會貫通。作為有機體的吸收，起一種消化作用，營養滋長，將中國的典章文物，調整發揮，適合於時代的需要。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有兩種，一曰解放，一曰懷疑；但在全盤歐化的前提之下，其所謂解放，只是出中而入西，從中國文化中解放出來，而轉受西方文化的束縛；其所謂懷疑，也只是奴中而主西，對中國固有的東西，加以指責，而對於外國的東西，却原封不動的移植過來；因此思想極為紛歧，信仰漫無標準，而力量也隨之而分散。其表現於政治上者，如無政府主義派，社會主義派，立憲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聯省自治派，五花八門，各是其是，都想把中國作為試驗場所。尤以聯省自治運動，受軍人的操縱，自民國九年到十二年間，聲浪及於全國。湖南為符憲運動的先鋒，曾經公佈湖南省憲法，並通告全國，依省憲成立新政府，在形式上湖南曾施行省憲凡兩三年之久，其他各省如浙江、四川、廣東、雲南、廣西、貴州、陝西、江蘇、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也多以制定省憲相號召，製憲程序和憲草內容，有許多是與湖南相似，但未見諸實行，不過藉此自治之名，圖軍人割據之實罷了；足見當時政治上的糾紛，與思想上的分裂，實有密切關係。梁任公自謂：「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罪焉」。又自謂：「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梁任公這種自知之明，自認其短的學人態度，真正令人佩服，足為榜樣。我們曾經參加新文化運動的人，如果檢

察我們自己的著述一番。真能夠免于粗率淺薄，模糊影響總統，錯誤，真能夠免于破壞而無建設的毛病者，數目確是很少。平心而論，五四運動，是新中國文化啓蒙時代的暴風雨，是大革命前一幕應有的佈景。

第三期 五卅到九一八

五四運動，懷疑解放的精神，奔走呼號的行爲，是大革命前一幕應有的表演；革命一定要有這些，但革命決不止於這些。這種精神和這種行爲，外強中乾，遇着一個嚴重的打擊，五卅慘案，於是才促成走上革命的路程。五卅慘案是民國十四年五月尾發生的，在兩個多月前，這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病故北平，已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懷念，接連又受着五卅慘案的刺激，於是更同情他的革命主張，紛紛入黨，參加實際工作。在五四運動的前後，南方護法國會中之政黨系，大抵爲國民黨系，由于北京國會解散後，議員紛紛南下組成的。但仍不免暗分派別，縱橫捭闔，各有所謀。至於北方的政黨，在民國十一年間，因爲曹錕賄選總統，官僚政客，紛紛出組新黨，希圖承攬賄選生意，或以政團名，或以街道門牌名，政團之多，變遷六十。總觀南北，自五四到五卅，五六年間，中國政治愈糾紛，政黨愈複雜，政黨多隨勢力金錢而結合，無一定之政見主張，今日組織，明日脫黨，跨黨份子之多，莫可分辨。直至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激應改組，一月間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修正總章，規定政綱，並發布宣言，四月間又發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此後中國才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責任與目的之團體。國民黨改組後，顯然力量加強，已能制服廣東境內一切反動份子。不及一年，中山先生逝世北平，影響更大；兩個月後，又發生五卅慘案；五三慘案，不是五四運動那種示威的方式可以解決了。從前一般民衆，只感覺軍閥的痛苦，現在更親切的感覺帝國主義的厲害。帝國主義是與軍閥有聯帶關係的，有識之士，已覺得只是奔走呼號是無補時報的，必須有一種實際行動來打倒軍閥，然後才得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時候，南北政府對立，北京政府想利用民氣，召集各國，開一個關稅會議，實行華盛頓會議議定的二五附加稅，對於慘案本身，並不認真交涉。而廣東漸將大元帥府改爲國民政府，並肅清兩廣，有了革命的政府同革命的根據地了；他的政綱是要取消不平等條約，他的口號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南北比較之下，愛國之士，自然都對南方同情，或參加其革命工作。北伐軍很快的到達長江流域，運用強硬的外交手腕，收回漢口和九江英租界；各國看到中國革命的膨脹，也表示相當的同情，這一年比國自動的向北京政府承認舊約作廢，並交還天津租界；北京政府也乘機贊成二五附加稅，並宣言民國十八年二月起關稅自主，各國接此照會，也都默認了。革命軍底定首都後，對內對外，雖有些糾紛和反擊，而終於消滅無餘。那裏知道在最後的北伐過程中，竟引起了日本的仇視，出兵山東，發生五三慘案，蔡公時被殺，濟南城及膠濟路被佔，自然會給國人一個打擊。然而交涉不到一年，日本終於無條件的撤兵，國人又會由悲觀中樂觀起來，而最令人興奮的是五三慘案後，不到一個月，竟克服北京，北伐成功，和這一年的年底東北自動易幟。國人方慶祝北伐成功，而北方軍人中，有些是中途參加革命的

地盤的思想還盤結在腦海中。自然後來要走入歧途，釀成糾葛。有好幾次的武裝衝突。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實在新傷國家元氣不小。因為這些事實，張學良益為中央所倚重，由東北進駐平津；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乘虛襲擊，東三省遂不抵抗而為日人奪去。

第四期 九一八到七七

九一八以前，朝野上下，在革命情緒高漲中，浮動而不沉着，發洩而無含蓄，既不注重培養實力，又不注重尋找輿國，對於列強一概稱之為帝國主義，不是說赤色帝國主義，就是說白色帝國主義，既同是帝國主義，即同在打倒之列。對於教會方面，「洋奴」，「文化侵略」等名詞。我們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聽見的。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在國際宣傳，說中國要打倒帝國主義者，是一種排外行動；中國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是一種違約的行動；可憐的中國人，對外什麼也不敢說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人極反對直接交涉的；要求國聯主持正義，無效；想美國維護公約，無效；與俄國恢復邦交，更無效；還是向日本請和，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國府願領，敦睦邦交的命令，軍隊同憲兵離開河北省及北平，冀省黨部停止活動，取締有害邦交的團體，指名更換地方行政長官，委曲求全，屈辱逼迫，到這時我們才深深的有兩種覺悟：第一、求人不如求己；第二、安內始能攘外，針對着這兩點，當時政府的設施以及社會輿論，有兩種動向：第一是竭力消弭內亂，故在此期中，除對各地共黨，非為一方外，雖有內戰，規模都很小，但中央用和平方法解決，不久也就化險為夷。第二是振興民族的精神；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我們要想雪除百年來的國恥，先要收復九一八以後的失地，要想收復九一八以後的失地，先要振興民族的精神；在二十三年三月間，新生活運動遂在南昌應運而起，各省相繼響應，風行於各層階級的人民。新運動是要以禮義廉恥為精神，推行於衣食住行一舉一動之間，在政府機關公共團體裏面，尤注重「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八字；嚴格言之，新生活運動就是發揚中國固有美德運動，所以補救五四運動以來個人主義的思潮，過于發展之缺點。總觀以上兩點，自九一八以後，在政治方面，我們已不是像從前外人所譏說漫無組織的國家；在思想方面，我們已能漸漸的有一個中心，由信仰的集中而做到力量的集中。在經濟方面，我們于廿四年實行法幣制度，不只是做到幣制統一，而且做到錢幣革命，為經濟建設的基礎。的確，我們的民族已經漸漸的起來，忍辱負重，由浮動而到沉毅，由空談而到實行了。九一八這年，算來民國恰恰二十歲，是成年的人了，牠以心理確比前詞鋒全，牠從前還是孩子氣，容易受刺激，也容易忘掉他；被人打一下哭起來，吃一塊糖果，又會破顏為笑了。洪憲帝國是挨一下打，雲南起義是破顏一笑，張勳復辟是挨一下打，馬廠書師是破顏一笑；五九國恥是挨一下打，五四運動，是破顏一笑；曹錕賄選是挨一下打，馮玉祥班師回京，曹錕被幽，溥儀出宮，是破顏一笑；五卅慘案是挨一下打，國民革命是破顏一笑；五三慘案是挨一下打，北伐成功，東北易幟是破顏一笑。諸如此類哭笑相連的事件很多，只有自九一八以來，接連連的巨創，不是用糖果可

以填塞牠的暗痕，牠很傷心，但決不灰心，表面好像消沉，暗裏非常積極，牠不只注意提倡民氣，還要注意培養國力，一到七七事變發生，忍無可忍，全民的抗戰，遂即展開了。

第五期 七七到雙一

蘆溝橋一聲砲響，全民族的怒火，燃燒到每個角落。在這種內外震撼，羣情惶惑情狀之下，即想向日本屈服，也是不能瓦全，而且有即時崩裂，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反之，我們只要抗戰，就可有兩種希望在前。第一種希望，是全國軍民忍耐已久，一旦抗戰，自然要支持政府；第二種希望，是國際上尤其英美爲着維持條約及在華利益，總要援助中國。關於第一希望，軍民支持政府，我們可以說，是如願以償了；淪陷區如此之廣，犧牲如此之大，而各地軍民總是一德一心，擁護抗戰到底，凡屬附率隨之黨派或軍閥，乘機活動，擴充地盤，結果都歸淘汰或治服；至於僞組織，是那更爲國人所不容了。我們都知道，抗戰期中，國民對於人力物力之貢獻最爲重要，其實我們獨立固有之文化，對於民族精神之鍛鍊，心理國防之建設，尤爲重大貢獻；在這世界大戰中，武器比我們好，經濟比我們足的國家，轉眼爲敵擊潰，甚至屈服投降的很多。價值一百四十萬萬美元的馬奇諾防線，花過十四年心血三千萬鎊砌成的新嘉坡要塞，爲什麼短短短期內，就會落入敵手呢？孟子說「地利不如人和」，他們心理的國防太欠缺了。關於第二種希望，國際的援助，我們可以說，並未能如我們當初所想像的那樣迅速和順利；當七七抗戰初起時，觀察家多有以爲我們只要支持到六個月，英法美總會起來干涉，我們總會就有辦法的；殊不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的援助，是口頭的，是道義的，政府文字上的抗議和人民團體救濟的募捐而已。日本向他們教堂兵艦甚至於大使館投彈，炸死和侮辱他們的僑民，侵佔他們的利益，甚至於封鎖他們的租界，他們都無積極動作，他們當中確有不少綏靖派和孤立派，抱着張伯倫在國會演辭的思想，他說：「就是日本滅亡中國以後，一切經濟事業，也得要英國合作，那個時候，英國在東亞的權利，一定可以恢復」。英美兩國，直到中國抗戰兩年以後，日本已加強軸心關係時，方開始逐步的以軍火供給中國，及協助中國建立戰時工業，而歐戰爆發，英法節節失敗，對於東方的日本，更是要讓步了。法國拱手而讓安南不用說，英國也會封閉過海運綫的。德日義三國，原有反共協定，蘇聯與日本是對立的，對中國抗戰是表同情的，並最早與以援助，實行長期貸款以購買軍火，也曾與日本衝突數次，但都緩和下來；而後來蘇聯竟居然同日本成立協定，對中國領土的東三省，有不利表示，最後蘇聯爲德國所攻擊，自顧不暇，更是对中國不能多援助了。總之，中國抗戰四年有半，遭受重大的犧牲與痛苦，始終是單獨作戰，自力求生，乃至於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日美的談判，還是抱着只要日本脫離軸心，將中國事件單獨解決的打算；直到十一月八日，日本先發制人，襲擊珍珠港，美國一般的人士，才恍然覺悟美日戰爭之真正不可免了。中國很快的向日本宣戰，並向德義宣戰，日期還在美國對日宣戰及德義對美宣戰之先，這是表示中國十分的認識，中國的抗戰，是與世界大戰不可分離的。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世界大憲章在華盛頓簽定，中國在反軸心二十六國中佔重要的地位，中國為中英美蘇四強之一，在四強這天，我政府當局宣佈我國軍隊開入緬甸，同時發表蔣委員長充任聯軍中國區最高統帥，中國區是包括越南泰國在內的。所以三十一年一月一日這天，在中國抗戰史上是劃時代的日子，以前是自力求生時期，在後是與友邦並肩作戰時期；我們這次抗戰，不只為求一國之獨立自由而戰，並且為維護世界正義公理而戰，宗旨益昭昭于人耳目，我們可以稱這天為雙一節。

以上五期為民國三十年來幾個重要的階段，中國古時稱三十年為一世，回曆以三十年為一周，佛教以世界之一成一敗為一劫，一劫就是中國一世的意義，孔子曰：「三十而立」，中華民國滿三十歲，應當自立的時候，正值世界的劇變，一成一敗的大劫，及一周轉循環的時候。現在世界上，軸心民主，兩大陣線，壁壘分明，我們的成敗，不是完全由自己可以決定的了，是與整個民主國家之勝負有關，命運相同。目前民主國家的戰事，仍處于不利的地位，但是以民主國家人力物力之雄厚，果能效法中國的抗戰精神，統一指揮，爭取主動，我相信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我們希望戰後的中國，為適應內外環境起見，真能如美亞前亞洲艦隊總司令顏露爾最近告中國人民書中所云：「太平洋憲章，應以大衆福利，政治自由為原則」。除收復失地，在國際上獨立平等外，內政方面，也能實現三十年前締造中華民國的理想，進步到一近代化的民主國家。

三十一年四月於辰縣湖大

文翁石室考畧

林思進 山脚

文翁石室，在故府治南，漢景帝末，廬江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漢書循吏傳：華陽國志云，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在城南，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寺舍並皆焚燬，惟石室獨存，（益州學館記）興平元年，太守高朕，乃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集古錄）又金石錄：殿畫三皇五帝以來，（王羲之雜帖）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像，（益州名畫錄）魏咸熙元年，鍾會入蜀，隸書刻柱上，（漢隸字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俊再修，並畫車服禮器，（益州名畫錄）唐高宗永徽初，成都縣令顏有意，有立學館廟堂記題名，（隸釋）孟蜀廣政七年，母昭裔刻石經學官，（

趙清獻公成都記）宋仁宗慶曆四年，知益州蔣堂，於學宮側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龍改齋漫錄）嘉祐三年，知益州宋祁，建文翁祠堂於學室西，（宋景文文翁祠堂碑記）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王，摹寫壁畫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賢圖，（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其後席益于剛中范成大，並加修葺，（四川通志）元至正五年，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元史王守誠傳）明神宗萬曆六年，知府耿定力重修，（曹樓重修成都府儒學記）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入成都，石室燬，清初修鳳彩為巡撫，乃重建府學，其記云，予駐節成都，三日，循故事釋奠，不見所稱先師廟者，惟茂林豐草間，率諸吏

覆幕而拜，進博士問故。則曰是大而為墟也。迄康熙四十三年，按察使劉德芳，於學西建錦江書院，光緒末，總督岑春煊奏改錦江書院為成都府師範學堂，一年，改府中學，府廢，更名成都聯合縣立中學，二千餘年石室，大略如此，尋高朕以來，雖朝家變革，時有廢興，然遺址未傾，刻石可辨，故歐公集古錄，及洪氏隸釋諸書，並得著錄，至宋季沈明遠，猶稱晚從蜀人求石刻，精妙可觀，如逸少言，（寓簡）即曹樓督學西川，尙見其規制芥矣，氣象森古，相傳為禮殿之舊，高潛距清初，不過四十年耳，乃遂鞠為茂草，則石室燬於獻亂無疑也，異時

釋吳

詩周頌絲衣，不吳不敖，（岳本）傳，吳，謹也，箋，不謹謹，不敖慢也，吳字，正義本作娛，引定本作吳，釋文本作吳，注云，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通志堂本，俗也）原有音話二字，案在怪部與胡化反之音異韻。法偉堂校以為後人所增，宜刪，今從之，抱經堂本正文作虞，並刪何承天以下諸文。（臧庸堂校本釋文，改正文作娛，段茂堂校本改注文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二吳字作吳，並云，舊如字者，對何氏胡化反而言也，說文作吳者，對何氏以口下大而言，釋文作吳，正義作娛，其本不同，在東所校非也。（段茂法諸校語，並見傳鈔本。）念和案，段說是，史記封禪書引頤文不吳不敖作吳，（史記所據究係何本，今不可詳。）與釋文所據毛詩本同，武帝本紀引作虞，陳喬魯詩遺說攷據以

書院並府學西，宮牆相接，考高朕造禮殿石室東，蓋今文廟，正當禮殿地，而書院即石室矣，惜無片堵斷石，足存髣髴，惟明季何教授夫婦，以獻賊破城後，對經明倫堂殉國死，其葬在府學右，世所謂何公墓也，何公諱忠，綏陽人，鄭子尹遜義府志具之，成都志及舊碑題為湖廣人者，誤也，以府學徵石室，則舊趾固不誣矣，自學校之設，廿有餘年，七經遺士，無復遺風泮樹鳴音，食菽不化，今日顛倒衣裳，毀及俎豆，幽情思古，擲筆慨然。

劉念和

為魯詩作虞，索隱單行本，仍作吳，並引何承天說，三注合刻本案隱譌誤甚多，不可卒讀。吳者，據說文吳都大言之訓，此不吳不敖之吳，毛訓為謹，當是本義，四家詩毛本多用本字，則毛詩不吳不敖之吳則應以釋文本及定本為是。唐代定本，本難盡據，惟此吳字，沿襲釋文，甚為可取，而正義捨之，別據作娛之本，（孔氏正義所據當沿六朝沈重義疏劉炫述義諸家之舊，今不可攷矣。）不識何故，攷吳字玉篇口部云，大也，胡罵切，廣韻吳字在禡韻胡化切下，注云，大口。（各本同）集韻吳字與廣韻音同，注云，大口貌，較廣韻多貌字，據廣韻集韻吳字音訓，似舊有吳字音胡化切，義為大口貌，與大言之吳無涉。而吳字習用作地名，本義轉晦，不吳不敖，正用吳字本義，而學者習見吳為地名，反覺此吳字新奇，而攷不吳不敖之吳為吳，以口大貌之吳附會之，故何承天纂文有此異說。（

金文偶有从口从大之吳字，然係吳字或體，與廣韻所收訓大口之吳無涉。(顧野王作玉篇蓋從何氏之說，訓吳爲大聲，而與廣韻吳字異義，(廣韻沿襲切韻，雖多增改，然係詩書，於舊義尙少刪改。)惜今傳廣益玉篇，刪節過甚，不得見顧氏原文耳。說文繫傳二十，吳部吳字注。臣鑑曰，大言故從吳，口以出聲也，詩頌曰，不吳不揚，不告于訥，(按此魯頌泮水文，鄭箋釋吳爲譁，蓋即本之毛絲衣傳，絲釋引漢尉衡方碑作不虞不揚，蓋三家本，此尤足證毛本當作吳，而虞校釋文改吳作虞之非。)今寫詩者，皆改吳作吳，又音作華，(按讀去聲)其謬甚矣。徐楚金生於唐五代之際，所見詩經，應係毛詩，而俗有作吳之本，故徐氏非之。又洪邁經子法語卷六詩經部，吳字條注云，釋文，何承天云，吳當爲吳，從口下大，魚之大口者，音畫，(按洪氏所引釋文，刪節過多，而畫字廣韻音胡卦切，與胡化切不關，蓋洪氏當時，卦約合口與禡約二等合口，已

需 有 奕 音 辨

需有音之說，倡自嘉定錢君，

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蓋爲段氏發也，

案養錄卷四論說文諸條，多隱箴段氏，如說文連上篆字爲句，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等是也，此亦然，

段氏注說文，訂心部需字爲快，手都部字爲快，而周禮太祝，耕人，弓人，鮑人，饗禮十虞經注，

不能分別，故有此異，與今本釋文衍音話之理同也。(足證宋代讀詩者，雖從何氏之說，讀吳爲胡化切，而經文正本仍作吳也，吳娛虞禡四字，古音同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第五部，就目前所知上古音系統，其音值如下。

吳 Yw'o

娛 Y'w'wo

虞 Y'wo

禡 Y'wo

吳與娛虞，聲母均母俱同，僅有無介音之異，故正義所據本作娛，惟釋作娛樂，有失詩，譯與吳，聲母同爲舌根聲，惟譯爲濁塞聲，吳爲鼻塞聲略異，均母同爲舌後圓唇元音，僅高低有異，故毛傳以譯釋吳，以其聲均俱近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榕室

郭誠永君恕

見說文快字注及周禮漢讀考，又弓人注罷需，公食大夫禮需

於醴則無說蓋偶忘之耳，案需亦當作需，需亦當從奕，

及史記律書，後漢書清河王濟傳，西羌傳，方言注，諸需字及

從需聲字，

見說文快字注，

並改爲需或從需，謂需快二聲，古分別畫然，不容相亂，論需辨察，故王筠，

見說文句讀，朱駿聲，

見說文通訓定聲，案允倩為錢氏弟子，然於嚮下引弓人薄其邪則需云按以需為之，字又誤作需，即不從其師說矣

徐養原胡培羣孫詒讓諸儒，並從其說，

徐說見周官故書考，胡說見儀禮正義，孫說見周禮正義。

然自餘杭章炳麟，解管子幼官小楡中楡，又遵錢而不從王。

王念孫之說，亦與段相應，管子宙合篇，此言聖人之動靜開

闔謂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雜志云，儒當為侯，字之誤

也，幼官篇，藏溫侯，宋本侯誤作儒，今本又誤作儒，凡隸

書從夫之字多誤從需，若夫之為需，虞之為需，候之為需皆

是也，章氏管子餘義云，儒之與侯，古蓋同字而非誤寫，魯

峻碑已以侯為儒，且說文，儒柔也，侯弱也，義正相同，足

見古為一字，且如釋名云，儒，柔也，言溫煖也，此以聲為

訓之者，而以需字訓需聲字，是其聲固通，尋說文需下云

，从雨，而聲，下云，从大，而聲，是需與韻部雖異，而

皆得聲于而，蓋不取叠韻而取雙聲者也，臧永案，儒為術士

之稱，謂性本澹躁，賴道術移化使柔，與侯弱之出於天成有

別，未可云義同也，釋名以需訓儒，別有說，見後。

是二說之是非，終未決也，謹案，需與雖同從而聲。

此以雙聲為聲者也，形聲字實有此例，段於需下刪需字，以

為從雨而會意，朱允倩以為從需省，並非，又姚氏聲系，嚴

氏選類，以需列而聲下，凡从需聲字併入支齊部，朱氏說英

其需省，需亦聲，亦皆非是，

然既受聲各字，則陰陽殊途，都類遠隔，考說文從需聲者，凡

臚 臂羊矢也，廣韻，人朱切，

儒 柔也，唐韻廣韻並人朱切，

標 短衣也，唐韻廣韻並人朱切，

龜 鬼聲龜龜不止也，唐韻奴豆切，廣韻奴鈞乃侯人朱三切，

犛 怒犬兒，唐韻奴豆切，又乃侯切，廣韻人朱女侯奴鈞三切，

濡 水名，唐韻廣韻並人朱切，

孺 弱也，唐韻相俞切，廣韻人朱切，

繡 繡采色也，唐韻廣韻並相俞切，廣韻又人朱切，又音須，

儒 乳子也，唐韻廣韻並而遇切，廣韻而又主切，

需等十字

厚酒也，唐韻而主切，廣韻人朱切，又音乳，○儒需二字，

並從段說，故不列此。

從需聲者，凡英

木耳也，唐韻而況切，廣韻同，

朕

有骨醢也，廣韻而竟切，

候

沛國謂稻曰，唐韻奴乳切，廣韻乃管奴亂二切，

侯

弱也，唐韻奴亂切，廣韻同，又而竟切，○此字說解，原作从奕，段嚴並云當作二聲，

候

石次者，唐韻而竟切，廣韻同，

候

勝也，唐韻奴亂切，廣韻同，

候

溫也，唐韻乃管切，廣韻同，

候

湯也，唐韻乃管切，廣韻乃管奴亂二切，

候

好兒，唐韻而竟切，

候

蹈瓦聲氣也，唐韻零帖切，廣韻良涉盧協二切，按此者轉音，

候

衣威也，唐韻而竟切，廣韻同，

候

動也，唐韻而沈切，廣韻同

域下田也，唐韻而緣切，廣韻而緣而苑人絹三切，○快探二字當列此，案其既譌，故唐韻音而主切，廣韻音而主而遇

奴豆三切，當依太祝釋文而息反，快探譌儒，故唐韻廣韻並

音人朱切，然廣韻又有乃亂一切，則正快探之音也，又案玉

之心部有無儒，音乃亂乃過二切，亦可證說文之本作快探

作儒也，

等十三字，

合計快探，則爲十五，案其部尚有快字，訓築牆也，唐韻如

乘切，廣韻如之切，又音仍，段氏云，其聲與如乘切相去甚

遠，依玉篇手部作，則之韻而聲可轉入蒸韻，如耳孫之韻

仍孫也，王筠云，廣韻七之合隱隱師爲一字，而十六蒸不收

，然則字本作師，今案本實作師，其從者誤也，唐寫

切韻體說文作師，（猶快切韻少作師），此二聲形既變，遂

改爲文，

形體參議，區以別矣，而肉部有儒，人部同有儒，水部同

有儒，女部同有儒，系部有儒，皆當然兩字，尤見封略

之嚴，蓋需今在廣韻，音歸侯部，

需從師聲，本在舌頭，而切韻兼者，心斜二紐多與舌頭通也

要今在歸韻，古歸寒部，

聲則當歸泥紐，

故隸字唐韻音双豆切，廣韻又音奴鉤乃侯二切，隸字唐韻音奴

豆乃侯二切，廣韻又音奴鉤女侯二切，隸字唐韻音奴亂切，廣

韻音乃管奴亂二切，隸字唐韻音並音奴亂切，煥字並音乃管

韻音乃管奴亂二切，隸字唐韻音並音奴亂切，煥字並音乃管

切，深字唐韻音乃管切，廣韻音乃管奴亂二切，狹字唐韻音奴亂切，廣韻亦有同切，皆諸字之本音也，且以獨讀若禱，

需每二聲同在侯部

訓恕犬也

怒在模部，侯模旁轉，

需訓柔，

柔在兩部，侯幽旁轉，

需訓短衣，

短從豆聲，亦在侯部，○章氏文始六云，短本音如九，（八

本音如投，）今入寒部，蓋音轉矣，

需訓乳子，

乳需同在侯部，

一曰輸也，

需俞同在侯部，

需訓厚酒，

需厚同在侯部，

煖訓溫，

溫在魂部，寒魂旁轉，

煖或體作鷄，

寒雞同在寒部，

諸事證之，亦足以明二部同異之迹，侯豪旁轉，故隴或切那

到，

見唐韻，

寒獸對轉，故腴或切人移，

見唐韻，

秬或切乃臥，

見廣韻，

寒泰對轉，故或切而悅，

郭璞音，見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

亦切如閑，

顏師古音，見漢書注，

又切而劣，

陸德明音，見周禮太祝音義，

寒魂旁轉，故或切奴困，

見廣韻，

寒脂六對轉，故或切而謹，

割昌宗音，見太祝音義，又儀禮公食士虞，特牲，少牢，有

司音義，依廣韻濡又乃官切，則當為誤字之音，蓋云誤水

今云深河，以有那到切一音，蓋即誤作應之旁轉音，而應字

唐韻音零帖切，廣韻音良涉盧葉二切，亦謂從需之次對轉音

也，

是則侯可轉豪，而不得轉寒，寒可轉歌秦魂脂，而不得轉侯，

段氏之說，誠為定獄，然僅分別二字音部，所以相亂之由，則

未及也，今謂需與偏旁通作，實緣其變形，見需卦釋文云，

從兩重而者非，是需字或作需，

今出唐寫諸書，需亦多作需，

與篆文需形幾無別，需既變需，故亦誤需，

廣韻韻音韻人竟切下注云，或從需，下同，又近出切韻上篇

，兩旁亦或作需，故需與無分而音不殺，後人改正字體，形

等復錄之而說，

備宗一云侯宗，

漢書碑，

種亦通作棧棗，

棧讀曰，蘇體需與通，棧棗俗名羊矢棗，猶隴爲臂羊矢也，

此正從需而誤從需者也，並亦作棧，

棧內則作桷，釋文云，又作桷，

見集韻，

亦作，

見山海經，玉藻又作瑞，

亦作，

見吳都賦及注，（李因誤音須），廣雅（曹因誤音奴侯反）

集韻（下因奴亂切，證以許君之讀若，則此音也，特不知本

當從吳耳，）

亦作，

見荀子勸學篇，韓詩外傳，新語道基篇，論衡齊世篇，漢書

匈奴傳，案魏書鮮卑有貂狗子皮毛柔，後漢書作，不

誤，

亦作，

玉篇云，

棧棗俗字作

亦作，

水通作濡水，

段氏云，備古注漢書，於故安下云濡乃官反，殊誤，滄陽郡

白檀下濡水音奴官反則是，然其字義本作，今之類同也，

丁度司馬光所見，尙不誤，

此正從英而誤從需者也，需與相，蓋自漢世已然，魯峻碑即

其明證，段云始自張參後，猶未得厥根株焉，若夫錢氏所舉諸

文，已見訂於茂堂者，蓋皆精審，段書具在，無勞更爲疏證

明，而濡字依許君短衣之訓固宜從需，

蓋韻爲義，又據桂氏襦襖一字之說，侯幽旁轉，亦足相證，

依別名彙衣及溲溲之訓，又當作，

音兩在寒部，據桂說與從需，亦在寒部，

本無柔義，詩箋濡霏亦必誤，或或之誤，

侯更古字通，案管子幼官篇，藏溫，今本僕作濡，書堯典

傳，鳥獸皆生，雲細毛以自濡焉，釋文，奕，如宛反，本或

作濡，音儒，即濡，濡互誤之證，又弱霏字正作，說

文，見，或易破也，脆，小奕易斷也，然霏義自得引申

元朗據誤體音如朱反，又見有字尙未誤時所作音，既弗能發正

，故存其疑云一音如宛反耳，杜子春讀換爲虞芮之芮者，寒次

對轉隊也，

攝當作，見前，

至於柔然之爲蠕蠕，蠕亦當作，說文有無蠕，明蠕即俗體

，蠕或作芮芮或作茹茹，與柔然並雙聲相轉也，

之轉芮，與周禮杜讀，是漢音猶存于後魏也，

書陸善經事

——題文選集注後

向宗魯先生遺著

日人所傳文選集注百二十卷本，其卷卷標叔言印行之，今又有倭方新印本，其中多引陸善經說，楊惺吾所鈔古卷：于三十卷本，其首卷亦錄陸善經說於眉端，而善經兩唐書無傳，仕履莫詳，發立之籍籍訪古志云，陸善經注文選事，徧檢史志，不載其目，知其垂意於此者久矣，今考唐開成石刻集賢院學士宰相李林甫等進月令注表，稱同撰注人有直學士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新唐書藝文志，載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其子注列集賢院學士李林甫諸人注解，其中有直學士三人，善經其一也，其結構詳略不同者，蓋善經本官爲河南府倉曹參軍，以修書故入集賢院爲直學士，唐六典卷三十六，河南府倉曹參軍正六品下，卷九云，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善經官在六品以下，故爲直學士，史志省略其本官耳，日本古鈔卷子本蒙求載李良庶蒙求表，後有題識云，天寶五年（年號）時日改年爲壽也，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令國子司業陸善經爲法，（見日本訪書志），唐六典卷二十一云，國子司業陸善經爲法，蓋善經前爲河南府倉曹參軍，入爲集賢院直學士，天寶五年，始累遷至司業也，新舊唐志子部有陸善經年表云，亦見崇文總目，云陸善經刪，趙注孫宜公孟子音義多引其說，其序云，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又云，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詁，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僞孟子孫疏，於題辭下亦云，至千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

，陸善經注七卷，近代馬竹吾輯善經注孟侯說，乃謂善經不爲何人，疏矣，善經所著，又有新字林，疑多引之，近代有黃右原撰學堂對本，任幼植字林考逸亦附於每部之末，書尾載一小山鏡記云，廣韻十虞韻下引作陸該，字林黃註本韻字下注云疑該是名，善經其字也，案唐人多以字行，善經名該，而表文仍稱善經，蓋以此歟，其所注池書，見於日本陸原佐世見在書目者，有周易八卷，古文尚書十卷，周易十六卷，（在詩類，疑三詩之誤），三禮三十卷，三傳三十卷，論語六卷，又列子八卷，（亦載孟子七卷），其著述又有新字林，古今同姓名錄（四庫總目類書類著錄永樂大典本西樞中有此書），可謂富矣，善經注文選事，見玉海五十四引集賢注云，開元十九年三月，蕭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陳，居注文選，先是馮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選，上疏以李善舊注不精，請改注，從之，光震自注得數卷，嵩以先代舊業，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陸善經專注文選，事竟不就，梁蕭嵩能相，在開元二十一年，李林甫初相，在開元廿二年，通典卷二十一云，集賢殿書院，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唐志同，校文選事，蕭嵩主之，時蕭嵩以宰相知院事也，注月令事，李林甫主之，時林甫以宰相知院事也，以此推之，則善經奉命注文選，當在開元二十一年蕭嵩能相以前，其參與注月令事，當在開元二十二年林甫既相之後，天寶五年爲國子司業，則其爲河南府倉曹參軍，爲集賢院直學士，自在天寶五年之前矣，集賢注記稱事竟不就，而集注多引其說，則陸氏固有成書，豈善經初受命與王李同注，事旋中輟，善經卒發憤獨成之耶。

雅確宦丁辛文鈔

徐震哲東

釋書名序

千
往在莊君通百許。得見莊卿珊先生所撰釋書名一卷。自文字肇端。六書悖例。字體踵衍。字學要籍。以至簡編筆札紙墨之屬。咸有訓解。類聚羣分。有似急就。而不爲韻語。循音索義。同於釋名。而考訂特詳。標指歸於正文。附疏證於注釋。體約而賅。辭雅而顯。信足昭源流。曉學者矣。自魏晉以降。隸楷八分正書數者。稱名樊然。錯雜難辨。先生旁攬舊說。定厥是非。凡所折中。靡不諦當。全書之中。斯爲尤精善者。莊氏之學。爲清代今文家所由昉。而先生述古文諸經。仍據班書不云出於劉歆僞造。尊信舊聞。而不穿鑿。謹嚴之度。詔亦足多也。惟書中既謂張揖箸廣雅。又謂曹憲撰博雅。則誤以廣雅博雅爲兩書。謂徐鉉奉敕同王子昭陸佃修定說文。則誤以王陸與徐鉉同時。且誤以太宗神宗敕修說文爲一事。然此乃援據偶疏。未暇審正。無傷大體也。余旣得讀是編。知通百爲先生從曾孫。因向求索一部。通百以流傳甚少。家藏正此。無以應也。茲由趙君學南王君欣夫輯入丁丑叢編。昭宣先儒之業。嘉惠學人。扶微之功。爲可尙已。丁丑四月武進徐震撰。

儒行徵義自序

昔李二曲先生講學。嘗舉儒行以示學者制行之準。震觀史籍所載。名賢之持操。凡出能負重。處能

譽俗者。幾莫不與儒行相協也。於是，采摭史事。以證儒行之義。所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庶可於此泐求之。夫儒行所陳十有七義。要其本。有介然之節。忘利害之計。任事必竭其忠。與人不離乎怨。如斯而已。故孔子論士。首在行已有恥。而一貫之道。在乎忠恕。循本以觀其義。則行有方矣。由義而揆諸事。則類可達矣。士生茲世。將欲出能負重。處可善俗。於制行之準。可不求所依據。厲其素養也哉。書凡三卷。首卷訓釋文義。次兩卷皆取徵於史事者也。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

古文喜誦目錄跋

古文喜誦目錄一冊。題汪容甫先生集。所選文自左傳國語迄於唐之韓柳。共分十種。一種之中。又析爲若干類。總之十有六類。中闕其七。存二十九類。爲文二百三十一篇。種以十十標目。類則或分上下。或以數舉。尋其分合之指。不盡可曉。然甄錄所及。時見孤詣。其爲出於汪氏無疑。容甫於文致力所自。頗可由此窺尋也。江子屏言容甫屬文士宜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論者恒同江說。余案述學中碑志。多法韓柳。亦參取歐王。序跋每近歐氏。識者自能辨之。若乃畢沅母神祠碑出于退之沂國公先廟碑。馮廷丞碑出于永叔范文正公碑。則準其體裁也。賈田祖墓銘之序出于退之鄭墓誌銘。秦伯廟銘出于子厚道州文宣王廟碑。宋世系，表序甚似永叔五代史中序論。則效其筆勢也。袁玉符劉氏墓誌銘之序出於退之張圓墓志。其韻語出於張徹墓誌銘。畢沅母神祠碑之韻語有

取于子厚淵源二妃廟碑。

上淵淵淵四句、本于南風
潛潛四句、是其徵也。

則摹其詞氣也。狐父之盜頌出于子厚樂邱據贊。則襲

其用意也。汪梧鳳墓志銘出于介甫蘇安世墓志銘。則準其體裁。而又摹其詞氣也。凡此所舉。皆迹

象之尤著者也。是知容甫於文。上挹八代。下攬唐宋。城矩律。固不足限其步武。謂之專尚八代

。蔑棄唐宋。又豈深知容甫者哉。此編所選。雖不及宋人。而唐文錄六十篇。韓柳各十七篇。所錄

左傳史記篇數。無亦若斯之多。

左傳錄十三篇、史記錄十六篇、若以解任安
書并計之、則司馬遷之作、亦為十七篇也。

其傾心于韓柳可知矣。所謂土苴

韓歐者。歐且弗論。于韓氏又何說賦。此冊底本藏于楊氏海源閣。友人劉梅先遂寫得之。以贈莊鏡

人。余又取諸鏡人。過錄一通。書名古文喜誦者。鏡人云。蓋以授其子喜孫誦習。義或然也。民國

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寫畢記。徐震。

此編非全無義例。而分合敘次之間。又頗凌雜。意汪氏編次未定。而為人鈔錄傳布。傳鈔又有謬

謬。遂多亂越耳。戊種最有條理。戊一為離騷遠游。戊二為九歌九章九辯。此兩類皆楚辭。以九

歌等聯數篇而成。故加析別耳。戊三為顯志思玄二賦。漢人效騷之作也。戊四為賈誼弔屈原賦。

相如大人賦。王粲登樓賦等。共七篇。皆原本楚騷而意異其氣體者也。戊五為招魂七發。及兩漢

魏晉京都狩獵宮殿江海等篇。古賦之正格也。戊六至戊十五類闕。十一為洞簫賦琴賦兩篇。亦古

賦之體。而專用諸一物者也。戊十一與戊五。自應聯屬。又此六類之中。楚辭古賦之體類與佳篇

。亦已略備。疑其間五類非闕也。初本有之。後乃刪省。而數目猶未改正耳。所選之文。如馬第

伯封禪儀記。陳承祚上諸葛武侯故事表。韓顯宗報劉太尉書。祖君彥爲李密移郡檄。張正言長沙土風碑銘。獨孤之至古函谷關銘。仙掌銘。呂化光藥師如來繡象贊。張荊州畫贊。三受降城銘等篇。及撫取水經注。皆非當時人所措意者。卽所選韓柳兩家之文。亦與時人所見不同。故知此編決出于容甫。非依託也。寫畢後二日。震又記。

菴堂曲錄

陳志憲孝章

哭瞿安師

（越調小桃紅）回首北極感恩高，只落得長悲悼也，歎斯文天喪，教從何處拜清標，未哭淚先拋，看著這怨氣騰，戰雲飄，想清癯，怎描得憂容貌也，望天未痛把魂招，便寫成宋玉楚騷文，平不了這悲詞。

（下山虎）玉茗懷抱，詞隱丰標，念亂憂心悄，幾回淚拋，有多少南部新腔，西崑絕調，是香草美人墨韻嬌，藝壇衍秘奧，按紅牙手自敲，十載風情好，酒酣夢勞，也喜有亂世文章付我曹。

（五韻美）黍離憂，催人老，身丁陸沈風鶴擾，飄流轉徙關山道，風霜歷飽，寫艱危有幾多懷抱，狼煙迫，湯火熬，把一箇絕代詞人，活活作葬了。

（憶多嬌）你看楚山高，瀕海遙，悵魂返吳江夜有潮，對冷月黃昏恨怎消，萬里迢迢，萬里迢迢，幾曾料天涯命拋。

(尾聲) 心喪應爾添悲悼，指昆明愁雲飛擾，且對那戰地荒郊遙哭吊。

辛巳春成都一慶會舉辦三十週年紀念客有屬撰南詞以志其事者爰賦此曲

南呂懶畫眉 鼓板絲簧幾斜陽，錦里笙歌易斷腸，絲華剩有一歡場，卅年譜出鈞天響，菊部凋零幸有光。

(太師引) 韻悠揚，一曲留清賞，舞氍毹翠袖紅妝，慢說是西巴俗唱，也堪敵南部新腔，聽驪珠一串風雪亮，早顯出仙人模樣，細評量，師周弟黃，周慕蓮 黃琬蓮論工夫一齊兒可亞梅郎。

(大研鼓) 踉蹌，度曲忙，繼康周康子林 周名超絕唱，誰最當行，一闕柴市堪稱講，文山衣貌果堂堂，認取今

朝，賈氏排場。賈培芝

(前腔) 洋洋，粉墨場，怕明朝回首，花月滄桑，當筵扮出風流樣，清歌甫度動人腸，藝苑而今，算

有蕭郎。蕭權成

(尾聲) 人間傳遍遏雲響，會衆仙同詠霓裳，且把這梨園佳話留待後人講。

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一冊

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

全書共收二種 (1) 漢譯藏密三書 (2) 藏傳中土佛法源流。第一種為密宗要典，全書係藏漢對照，第二種以藏人眼光，闡述內地佛法，尤饒趣味。全書係藏文原文，詳註漢字出處。兩種藏文皆依據多種刻本，詳加校勘，凡勘正章節文字之訛誤，不下數百條。每種又冠極長之序文，於前者詳敘其源變，於後者批判其內容，各種精深宏博之致。方今溝通漢藏學術，正為讀者所倡，得此尤足為先導也。

每冊定價 自取三十元 郵寄四十元
發售處 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本刊廣告刊例

附記	等級		
	普通	甲種	特種
一、廣告紙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定 二、凡刊登三期以上者每期按九折計其，半年以上者八折，一年以上者六折。 三、惠登廣告請將廣告樣張連同廣告費匯寄本社	正文前後	封底內面	封底外面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二十元	二十五元	三十元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詞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冊定價國幣一元)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場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電話：二二三三號
社址：外南國學巷

經售處
成都 祠堂街 春熙路 北新書局
半邊橋街 東開書局
絲棉街 藝文書舍

重慶磁器街 中國文化服務社

郵政登記證 登記證 警 第 四 八 五 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西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九號

本期經四川省圖書館審查處核准發給雜字第五三四號審查證